

河間府新志卷之十四

人物志

列女

予繙舊志其所傳列女幾四百餘人旣而考之通志
且至五百六十有奇而在今分隸天津諸縣者不與
焉蓋爲之喟然太息也夫唐史所記以天下之大三
百歲之久書於策不過三十人又不盡以其節何古
之少而後之多豈當時有司勿之甄採史官欲紀其
行而無從歟且郡之衣冠丈夫樹行立名往往見鮮
而抱義守禮砥其廉貞獨多出於婦人女子抑又何

耶大抵節者世之所重名者人之所榮彼其霜雪自
勵皜然光明蹈死愈烈凜然奮出乎俗而因以稱於
世者固常有矣若乃節本無奇志非甚苦緣飾成美
卽事增芬黎莊衛姜遂同茆苕松栢之咏此記牒所
以易衆而登錄每不勝也然而蒿荻之中幽仄之下
或有堅於冰石信於丹青終殫危苦以死行事莫能
自彰姓氏翳於荒滅卒無爲之表道雖欲闡其嘉芳
旌其潔素而不可得焉予之所以重歎也因敘斯篇
而重論之

全

交河許古妻盧氏者定海君節度使洙女也古爲諫
官有各方貞祐初古寓家滿城留其妻與二女於
偏所而身仕於朝旣而元兵至圍滿劉在城中與
古不相見而兵勢日急乃謂其女曰城若破爲所
驅擄萬一被辱負爾父矣不如早自死猶得全潔
遂自縊死二女從之其後事聞追封劉爲縣君謚
曰貞而號其女長者曰定姜次曰肅姜且付史官
元

蔡駢妻王氏鄭長豐里人也駢死有三歲子元王守
節不變元長娶王氏未幾死王氏歎曰吾惟襁褓

兒當撫此以繼吾姑之志嫠居五十年其姑已九十有三矣有司聞而嘉傷表其門曰重節

明

河間柳大節早聘同縣魏氏未及婚而大節病死魏聞之不言父母私察之見其潛涕泣也及大節將葬魏告其親願一往送許焉至則以首觸其棺而殞鄉人哀悼因使兩家合葬之

畢氏河間人爲鄧節妻節因歲凶携父母及妻就食景州已而節與其親俱死藁殯景州之野畢年時方盛且又無子然悲遺骸終棄而不能返也乃晝

夜紡績備歷危苦者十餘載得積錢數十千市地於城北取節與其父母骨而歸葬焉畢後年八十五矣忽覺身痛不食八日者而死

賈女者河間賈太初女也太初當明季以進士爲襄陽令家居值大兵攻郡城太初起墨經中與知府顏紹竑共守已而城破太初死有兵入太初家見女將掠之去女詬曰吾父爲忠臣我視死易豈受掠乎兵怒甚殺之時年十三

孫佐之妻曰翟氏獻縣人也有負布以市者與佐邂逅言暮無所止因宿佐家明日忽誣佐盜布因訟

於令令謂實然將罪佐翟曰盜惡名也此至不可
居況吾夫素愿乃使小人得加蔑乎明日赴縣至
北橋自刎死爲佐白寃令聞之大驚立雪出佐而
罪誣者夫北郭騷到已頭以白晏子之忠世或議
其過雖然孔子言君子於朋友難則死之況夫婦
者乎烈士之風翟乃當之矣彼其不憚死以白佐
而去其污辱豈溝瀆爲諒比哉

五節者皆獻縣人也明正德中賊劉六等至縣驅掠
婦女數百人多被污辱其執節自完者五焉曰陳
氏諸生時政姊曰劉氏教諭汝恭女曰李氏教授

哲女曰呂氏爲陳巖妻曰陳氏則亦時政之妹皆
儒門矣先是縣大姓單氏爲橋滹水上以渡行者
縣人名之單橋賊旣驅其所掠者至此橋下五人
計曰吾其死可矣無渡也乃相牽躍水以死自五
人死而人更以五節名其橋傳稱至今

高氏者處女子也字于邱氏亦爲賊所掠行經邱氏
所居里女心識其夫家在也則以語給賊行入空
園賊怪其不出往視之已自死矣

曹春桃者阜城人曹端女也賊劉六七等自保定河
間至攻陷阜城春桃爲所獲賊視其美與馬使乘

之春桃不肯急投入水中賊拽出迫使更衣因怒罵賊賊憤甚爭舉刀砍之無完骨焉春桃年始十五方被砍時罵尤厲既死乃悔曰我所掠多矣鮮不從者其志矯然獨此女耳乃何爲殺之及亂定有司奏其事詔爲桃立廟縣中

阜城邊氏年十六嫁爲錢敦朴妻僅數月敦朴死家又甚貧惟姑在焉邊事之甚孝居二十餘年爲明壬午大兵之圍阜城也邊聞其將破自顧未老恐見虜乃沐浴拜其夫之木主掩戶端坐以期必死俄而兵入果欲妻邊邊觸刃以死而是時城破

與邊同死其烈相此者有生員郭應璋妻沈氏郭應琮妻李氏倪秉樞妻張氏陳新國妻王氏

沈氏儒家女也歸應璋十年矣兵入其室應璋先避匿沈坐堂中神色不變兵大呼索錢沈曰我家惟知詩書安得錢我已辦死矣遂被殺

李氏爲兵所獲援之上馬堅拒不肯從顧乳媼抱其兒疾語之曰以此托汝幸善保之我死甘矣乃醜罵兵兵加刃隕焉

張氏年少爲秉樞守志嫠居已二十載矣兵入其門有欲擁之者以死力拒之引手傷其面被刺而絕

王氏聞城已破知兵必擾其家則牢拴外戶持刀待之頃之兵數人破戶入縛其夫王揮刀砍兵兵爲所傷者乃競割以刃

趙氏任邱人字林時顯未婚時顯以貧流移他郡數年不歸其父母欲改議趙泣曰我許林氏久矣奈何爲此不義乃不敢強旣而時顯歸始適焉年二十三矣僅三歲時顯歿趙撫其孤悲泣幾死父母怒之曰汝爲林已至今時顯已矣尚復爲之耶趙曰所以爲林者以有此兒雖然卽無此兒安知不終爲林哉其親慚而退而趙同縣人閔氏亦以節

著

鄺氏年十七適崔永康三載夫亡無子閔誓與永康同殯哀號成疾其母與之藥則曰吾死事畢何藥之爲言訖而逝

鄺氏爲任邱張斯文婦斯文有兄斯美與妻俱亡遺三子斯文謂鄺曰三姪幼且孤將安托乎鄺曰是責在我而誰托耶撫愛甚至未幾斯文亦亡鄺亦有所生或勸他適者鄺責之曰是何言吾夫在時以三侄付我使三侄流離張氏無後去仁義之性爲犬豕之行吾能若是乎後其侄皆成立鄺至九

十餘而終

韓氏任邱人賴國龐妻也寵病且亟韓方二十四惟一女甫週歲寵知將死呼韓囑後事而不言韓識其意爲已也引手斷左指以自明寵曰吾瞑目矣韓持擦自勵八十乃卒

董氏任邱劉祐妻隆慶初時祐爲石州巡檢石州山西近邊地祐秩滿赴太原而俺荅犯邊入石州祐妻董與十七歲女二姐尚留祐官所聞寇至恐被擄辱乃引髮相結共抱投井中後有他婦被掠逃歸者方指其井言於人而出之猶抱不解也軍府

聞而義之助祐金歸其棺復樹石井邊表其事

任邱馮源娶閔氏生一子而源早卒子曰馮登閔勤苦撫之時時哭源遂乃喪明矣登長娶于衛二年登又死閔謂登婦曰嫠故難爲若年正少勿效我自苦也衛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且姑老盲目如婦去姑將誰依每冬寒乏薪卧則抱姑以溫之食必姑飽而後食焉蓋其行如此旌於有司

溫烈女者居交河泊頭鎮其父曰欽年十五矣而未許人也正德中流賊方熾烈女依其伯母出避賊猝與賊遇爲驅至郊西悅其姿麗遽逼之恐其不

順己也故掄刀以示之懼烈女且憤且罵適官軍
追賊者將至賊不暇他爲急抱烈女坐馬間欲馳
去烈女爲所縛恨甚思自投下不得遂奮手抉賊
面敗其左目賊大怒立磔殺而棄屍於野十指皆
斷焉賊旋爲追軍所殲無一脫者嘉靖元年詔諸
爲賊殘磔有志節不屈形跡顯灼者並與旌於是
有司始建廟祀之知縣馬中良祭之以文其詞曰
死何難哉死貴有義士死猶難女死匪易彼溫之
女以死自決手刑虜目伐天之罰女舌猶存罵賊
不折虜不可諧遂加以磔女死愈生身名烈烈彼

溫之女誠哉問異血化爲碧氣結爲霓組豆香浮
惟女之祠女有淑靈爲我來止

景州胡山者有女年十六正德中流賊突至女欲避
之不及也賊見其美將犯焉女曰我良家子幸無
污我賊不肯捨女知其不免遂怒罵求死賊猶未
忍害女罵益厲叱賊爲狗類賊衆皆憤曰何處乏
好女而必須此耶竟遭縊割云

王高妻薛氏亦景人也二十三歲而高死兩子二女
皆幼少其姑繼於翁者也幸薛嫁得貴逼使改適
惡其不可因折之百端至不能堪而志終不奪姑

怒甚逐薛及其子於外薛嘗苦辛備矣然卒無悔若是幾五十年而後終

陳氏吳橋人歸於趙見亦值流賊之禍至其家欲污之陳且唾且罵爲賊所支解

劉若蘭故城劉鉞女也美而知書已許人矣其夫因貧避地遠去十年不相聞於是鉞亦貧而若蘭益長縣有富人慕若蘭者遣媒說鉞謂前所許者已不歸於義可終也且更十年能終相待乎願致厚聘而婚焉其母以告若蘭蘭心自傷惟佯應曰諾旋託沐浴入室自經而死

李緒妻何氏年二十五爲嫠婦遺孤二人何撫之並長矣長自立季自茂皆娶妻自茂生子貞甫一歲與其妻俱亡無何自立亦亡自立所娶魯氏無子何以其少也曰若欲再適聽婦所爲吾不止也魯泣曰家之不幸乃至於此姑老侄孤無所依托今欲從夫以死於義且不敢況去從人乎與何相守而終何年尤高至九十六云

寧津蘇萬強之妻張氏素以孝敬聞正德中聞賊且至與羣婦匿柳林中謂衆曰倘不遇寇幸矣萬一相值非死不足明節然非怒賊恐不得死也已而